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十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第二十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网址：<http://yjjk.chinajournal.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十辑/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326-5111-5

I. ①语… II. ①复…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6155 号

责任编辑 马 沙

装帧设计 杨钟玮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十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o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8 印张 21 $\frac{10}{18}$ 字数 382 000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5111-5/H·675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目 录

汉语叙实反叙实名词的句法差异及其认知解释	寇 鑫 袁毓林(1)
事实性与叙实性——通向直陈世界的晦暗与透明	陈振宇 姜毅宁(15)
概念结构驱动的现代汉语半叙实动词研究	李新良(38)
“感谢”类叙实动词句的话题、焦点和名词化现象	张新华(55)
关联词衔接与事件域衔接	陈 禹(77)
从类型学角度看领属结构的句法性质	叶婧婷(94)
汉语带受事主语的不及物动词等于非宾格动词吗? ——数据驱动的 诊断句式研究	柏晓鹏(114)
非述谓“V 起来”的形式功能及语法化	尚来彬(127)
汉语数量成分的非典型功能研究	张汶静(145)
基于多维特征聚类 and 关联的语气研究——以北京话语气成分“啊”为例	陈振宇 王梦颖(161)
新媒体语言中述补构式的重新分析	赵国军(181)
汉语南方方言的动宾补语序——兼谈与壮侗语的语言接触问题	[日本] 石村广(193)
惠阳客家话动词的体	杨文波 戴杵彤(211)
从“进食”动量到持续体——双峰 _{荷叶} 话“餐”的语法化	王芸华(227)
中国手语一般疑问句中疑问手控标记研究	林 皓(241)
维吾尔语间接传信的显赫性及其类型学意义	林 青(256)
论语素义对文白异读语音与词汇互动的影响——以厦门、汕头、 海口三点闽南方言为例	钟蔚革(279)
浙江开化华埠土官话的语音特点及其系属	黄晓东(304)
普通话及台湾国语舌尖音与卷舌音的声学比较分析	严菡波 Allard Jongman(322)

《长恨歌》“钿合”的形制及其内容物 温 睿(345)

文献异文类聚与汉语词义关系研究初探 潘牧天(354)

CONTENTS (372)

稿约 (383)

汉语叙实反叙实名词的句法差异 及其认知解释^{*}

寇 鑫 袁毓林

提要 现代汉语名词具有叙实性。其中,预设其定语小句为真的名词是叙实名词(如:小王出国的事实→小王出国了),而预设其定语小句为假的名词是反叙实名词(如:孩子生病的谎言→孩子没有生病)。我们发现,叙实名词和反叙实名词在句法表现上呈现出较大差异。首先,叙实名词语义中的“真”义,使其排斥多种句法结构:不常跟施成角色共现、不能对施成角色进行否定、不与“假造”义动词共现等;而反叙实名词语义中的“假”义,则允许其搭配多种物性角色和多种语义类别的动词。其次,叙实名词容易被表示主观否定性的词汇削弱或取消其预设定语小句为“真”的“叙实”特征;而反叙实名词预设其定语小句为假的“反叙实”特征则不可取消。最后,文章使用“疑善信恶”这种基本的认知模式,来解释名词“真、假”语义如何造成其在句法上的不对称表现。

关键词 叙实性;叙实名词;反叙实名词;定语小句;句法差异;疑善信恶

一、引 言

能够带小句宾语的动词可以根据其推演宾语所述命题的真值情况而对其叙实性进行分类。Kiparsky & Kiparsky (1970)、Leech (1981)、李新良

*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项目课题“语言认知的神经机制”(项目编号 2014CB340502)的资助,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3)、袁毓林(2014b)都对动词的叙实性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根据动词推演其宾语真值的能力,可以将动词分为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三类。(Leech 1981;袁毓林 2014b)动词叙实性的实质是谓词语义中对其宾语所表示的命题的“真”或“假”的判断,通过规定其宾语小句的真值,影响整个主句命题的预设。除动词外,某些名词也能够规定其定语小句的真值。例如:

- (1) a. 厂家伪造产品标签的事实
 b. 公司运转良好的谎言

例(1)a中修饰“事实”的定语小句所述的“厂家伪造产品标签”的命题一定为真,而例(1)b中定语小句“公司运转良好”所表述的命题则为假。这说明被修饰的中心语名词“事实”和“谎言”和某些动词一样,具有提示预设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名词做中心语时都能够限定其定语小句的真值。例如:

- (2) a. 所有人都知道的谎言
 b. 大家都为之震惊的消息

例(2)a中的中心语虽然仍是“谎言”,但其定语小句“所有人都知道”因为缺少宾语,不能表示命题;而例(2)b中,定语小句“大家都为之震惊”的真值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其真值与中心语“消息”并无确定的真值关系。可见,不是所有的名词都可以限定其定语小句的真值。只有表示名词具体内容的定语小句,中心语名词才有可能根据自身语义推演其定语小句的真值。根据古川裕(1989)及寇鑫、袁毓林(2017),这类结构可以被称为内容义定语小句结构,其中心语名词一般都是内容义名词。

现代汉语名词的叙实性分类相对于动词更加复杂。动词作为句子的核心成分,可以和其宾语小句构成命题,因此,李新良(2013)、袁毓林(2014b)均使用谓词及其否定式能否推演其宾语所表示命题的真值作为动词叙实性分类的依据。但是“定语小句+名词”的结构作为句子中的论元成分,并不能作为命题进行否定,故而无法直接套用动词叙实性分类的标准。因此,本文使用袁毓林(2013,2014a)在Pustejovsky(1991)基础上提出的十类名词物性角色中的“施成(AGE)”和“处置(HAN)”两类角色与内容义定语小句结构组成述宾结构,观察当“内容义定语小句(XP)+的+内容义名词(N)”在主句中实现为宾语时,XP是否会随着主句肯定/否定形式或谓词角色的改

变而改变其真值。其测试公式为:

- A. AGE + XP 的 N 如: 编造瘟疫大面积传播的谣言。
 B. NEG + AGE + XP 的 N 如: 没有编造瘟疫大面积传播的谣言。
 C. HAN + XP 的 N 如: 报道瘟疫大面积传播的谣言。
 D. NEG + HAN + XP 的 N 如: 没有报道瘟疫大面积传播的谣言。

根据以上测试标准,叙实名词在 A—D 组的句法测试中能推演 XP 为真,而反叙实名词则均能推演 XP 为假。^①但是,在具体测试过程中,我们发现叙实名词的句法限制明显多于反叙实名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根据叙实名词和反叙实名词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探求特定的叙实性特征会怎样影响名词的句法功能,并揭示其背后的认知概念机制。

二、叙实名词的“真”及其在句法上的弱势表现

在句子中,名词经常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动词、形容词定语以及带有主观性的语境意义都有可能对名词及其内容义定语小句的语义产生影响。本节关注叙实名词的句法表现,从词语之间的搭配限制可以看到:名词的叙实意义对句法形式的制约非常有限,并且很容易被其他句法成分的意义所消解。

(一) 叙实名词对施成角色的限制

汉语中的叙实名词数量有限,通过对古川裕(1989)给出的例词进行考察,我们共找到 7 个:事实、事迹、真相、故实、史实、真理、真谛。

根据定义,叙实名词应该在 A—D 四种格式的小句中都推演其名词补足语小句为真。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XP + 的 + N_{叙实名词}”基本不与其施成角色共现。并且,叙实名词在句法上排斥 B 类结构,即不能否定其施成角色。例如:

- (3) a. ? 有_{AGE} 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事实。→地球围绕太阳转动。(A)
 b. * 没有_{AGE} 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事实。(B)
 c. 每个孩子都知道_{HAN} 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事实。→地球围绕太阳转动。(C)
 d. 每个孩子都不知道_{HAN} 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事实。→地球围绕太阳转动。(D)

- (4) a. ? 张警官有_{AGE} 舍身抢救人民财产的事迹。→张警官舍身抢救人民财产。(A)
- b. * 张警官没有_{AGE} 舍身抢救人民财产的事迹。(B)
- c. 人们都在传颂_{HAN} 他舍身抢救人民财产的事迹。→他舍身抢救人民财产。(C)
- d. 人们没有传颂_{HAN} 他舍身抢救人民财产的事迹。→他舍身抢救人民财产。(D)

我们以“事实、真相、真理、事迹”四个词为例,在语料库中对名词和其物性角色的共现情况进行了统计。表1中的统计资料反映了叙实名词和其四类动词性物性角色(施成角色、处置角色、行为角色/功用角色)的共现频率。

表1 “XP + 的 + N_{叙实名词}”与其物性角色的共现频率

角色 词汇	施成角色	处置角色	行为角色/ 功用角色	共现动词举例(频率)
事实	13% (13/100)	75% (75/100)	12% (12/100)	接受(7)、存在(7)、承认(5)
真相	0% (0/100)	96% (96/100)	4% (4/100)	揭露(12)、掩盖(6)、披露(6)
真理	2% (2/100)	88% (88/100)	10% (10/100)	揭示(10)、指导(7)、展示(7)
事迹	1% (1/100)	77% (77/100)	22% (22/100)	介绍(15)、描写(9)、报道(9)
总计	4% (16/400)	84% (336/400)	12% (48/400)	

表1反映出叙实名词在实际语料中跟相关物性角色的共现限制情况。其中,仅有4%的实例是“XP + 的 + N_{叙实名词}”结构与施成角色进行搭配。这是因为叙实名词的语义预设“内容为真”,所以这些名词的“来源”或“创造方式”非常单一,基本都是“客观存在”的。当名词所指内容在句法表层实现为“XP”时,“施成角色 + XP + 的 + N_{叙实名词}”这种搭配类型基本都会以存在句的方式出现。例如:

- (5) 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劳动者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实。

叙实名词也不能进入由其施成角色做述语的否定式中。但是,当句子表达的是反事实语态(counterfactual mood)时,则可以接受。例如:

- (6)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事实,社会主义宪法就根本无从产生。

例(6)允许使用否定词“没有”是因为“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事实”已经存在,因此“没有+XP+的+事实”使整个句子成为一个“反事实”条件句(袁毓林 2015)。这更加说明叙实名词的具体所指“XP”是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且其真实性和现实性不能否定。

叙实名词“内容为真”的语义特点影响了这类名词的句法表现,使其构成的“XP+的+N”结构很少跟施成角色共现,并且强制要求XP为“真实”和“现实”的,在现实句中不能跟施成角色的否定式搭配。

(二)“假造”类动词和叙实名词的共现限制

但是,叙实名词一旦脱离开“XP+的+N_{叙实名词}”式偏正结构,成为光杆名词时,却可以作为“假造”类动词的宾语。比如:

(7) 捏造事实 编造真相 虚构(优秀)事迹

“假造”类动词不是叙实名词的“施成角色”,而是这类名词的“处置角色”。叙实名词的语义概念中都带有[+内容为真]的语义特征,因而一旦被“假造”,这类名词所指涉的内容就不再具有“事实/真相/真理”的语义特征。但是,“假造”类动词可以选取叙实名词作为宾语,强行改变名词内容的真值特征。

但是,“XP+的+N_{叙实名词}”结构却很难与“捏造、编造”等假造类动词搭配。例如:

(8) a. ? 领导捏造工厂运营状况良好的事实。

b. ? 清军编造了各地明军惨败的真相。

c. ? 他虚构了自己为保护六名儿童而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事迹。

真实文本中没有找到类似的例子,例(8)中自拟的例子也不太自然。所以,“XP+的+N_{叙实名词}”应该是排斥“假造”义动词的。但是,为什么光杆的叙实名词可以与“假造”义动词搭配,而带了名词补足语小句的叙实名词则不行呢?这是因为,补足语小句在语义上是与内容义名词同位性共指的,并对名词语义中关于“为真”的具体内容进行精细化表述(elaboration)。这样,就把“内容为真”的意义显性地在句法表层中明示出来了,使本来隐含在名词语义中的真值特征不能被轻易地消解掉。因此,“XP+的+N_{叙实名词}”结构比光杆的叙实名词“真实”义更强,并表现为这一结构在选择限制上排斥“假造”类动词。

(三)“怀疑”对叙实名词真值的取消

袁毓林(2014b, 2014c)曾讨论过隐性否定动词“怀疑”对其宾语小句“相信”或“不相信”的主观态度。“怀疑”本身可以兼带体词性和谓词性宾语,本节使用“怀疑”来测试叙实名词,看动词的主观否定定义是否会影响内容义定语小句的真值。例如:

(9) 警长一直在怀疑_{HAN}亨利盗窃银行存款的事实。→? 亨利盗窃银行存款。

(10) 小张的同学非常怀疑_{HAN}他拾金不昧的事迹。→? 小张拾金不昧。

(11) 哥白尼很怀疑_{HAN}太阳绕着地球转的真理。→? 太阳绕着地球转。

例(9)—例(10)中,“怀疑”的加入,让听话者不能笃定而确切地推演补足语小句为真。在这种情形下,叙实名词的叙实能力被大大地减弱了。这种叙实性的减弱跟动词“怀疑”的主观否定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例(9)中,“亨利盗窃银行存款的事实”受到“怀疑”后,这一事实“真”的语义内容大打折扣,听话人会受“怀疑”隐性否定的干扰而无法断定“亨利盗窃银行存款”为真,反而更倾向于认为“亨利盗窃银行存款”为假。“怀疑”这种冲抵叙实名词“真实性”的功能,来自于“怀疑”的主观否定定义。袁毓林(2014b)指出“怀疑”表示“相信”或“不相信”的语用调节机制来自于其后宾语小句的评价意义:当宾语小句表示消极意义时,“怀疑”被识解为“相信”(如:怀疑他监守自盗。);而当宾语小句表示积极意义时,“怀疑”被识解为“不相信”(如:怀疑他真能舍己为公。)。进而将“怀疑”的语义识解模式概括为“疑善信恶”。

当“怀疑”这种“疑善信恶”的语义识解模式作用到“XP + 的 + N_{叙实名词}”结构时,实现为“疑真”的语用功能。“怀疑”可以直指叙实名词“真实”义的内涵,并对“真实性”进行否定。这种通过主观评价意义(而非施成角色)的否定,一方面不会与叙实名词所指内容为真的语义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又从更高阶的语用层面对其进行了否定。结果,这里的叙实名词“事实、事迹、真理”便成为一种元语言性(metalinguistic)的引用性用法(quotative usage)。于是,可以在定语小句前面或叙实名词前面加上专门的反叙实词汇标记“所谓(的)”。例如:

(9') 警长一直在怀疑_{HAN}所谓的亨利盗窃银行存款的事实。

(10') 小张的同学非常怀疑_{HAN}所谓的他拾金不昧的事迹。

(11') 哥白尼很怀疑_{HAN}所谓的太阳绕着地球转的真理。

这同时也说明,叙实名词的“叙实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上下文语境取消的。

(四) “虚假”义修饰语对叙实名词真值的取消

叙实名词可以被表示“虚假”义的形容词修饰,形成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例如:

(12) 虚假的事实 错误的真理 虚假的真相

当这类修饰语与叙实名词进行搭配时,叙实名词的所指会从“真”变为“假”。不过,这类“虚假”义的修饰语却很难进入“XP + 的 + N_{叙实名词}”的结构中。例如:

(13) a. (* 虚假的)小王去过北京的(* 假)事实

b. (* 虚假的)公司运营状况不佳的(* 假)真相

但是,“真理”可以受“伪”修饰,进入“XP + 的 + N_{叙实名词}”结构。例如:

(14) a. 他听说过坐月子不能碰水的这个伪真理。→坐月子不是不能碰水。

b. 他没听说过坐月子不能碰水的这个伪真理。→坐月子不是不能碰水。

一旦受到“虚假”义定语的修饰,“真理”的所指内容就不再为“真”。作为一种复合名词,“伪真理”反而和反叙实名词的表现一样,可以预设XP为假。如例(14)所示。

除了“伪”之外,专门表示元语言性引用的“所谓(的)”,可以对“XP + 的 + N_{叙实名词}”进行修饰。^②例如:

(15) 他敢于挑战封建社会所谓的君为臣纲的真理。

(16) 女记者根本不相信所谓的西方社会新闻自由的真相。

(17) 所谓的妻子罹患精神病的事实,其实是伊斯科斯先生编造出来的。例(15)一例(17)中,受到反叙实词汇标记“所谓”修饰的XP失去了作为“真理、真相、事实”的真实性,主句并不能推演XP为真。这种情况与“所谓”的主观否定意义相关。

“所谓”有两个意思:①所说的;②(某些人)所说的(含不承认意)。吕叔湘(1999)认为,第一个义项多用于提出要进行解释的词语;第二个义项则用于引述别人的话语,含有不承认的意思。吕为光(2011)认为,“所谓₁”的

功能主要是引出概念作为话题,并对概念进行解释,构建出一个“引入-解释”结构。例如:

- (18) 所谓资产证券化,一般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并据以融资的过程。[转引自吕为光(2011)例(3)]

“所谓₂”则是表达说话人对所引述事物的主观评价、否定或贬低,是一个反叙实词汇标记。例如:

- (19) 所谓的艺术家

“所谓₂”可以直接加在名词上,且对名词产生“否定性主观评价”的作用。当“所谓₂”修饰叙实名词时,表现出的特点就是从元语言层面否定名词内容的真实性。例如:

- (20) 所谓的真相 所谓的事实 所谓的真理

因此,用“所谓₂”进行修饰,就是质疑或反驳了某些内容作为“真相、事实、真理”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被颠覆,使得这些叙实名词的真值被颠倒。这种情况类似于“怀疑”的主观否定定义。“所谓₂”并不对叙实名词的“真”直接进行否定,而是通过加入主观性信息来对“叙实名词”的“真”做出引用性元语言的否定判断。因此,当叙实名词受到“所谓₂”修饰时,其叙实功能也会被取消。

综上所述,叙实名词语义的“真”会产生明显的句法后果。比如,“XP + 的 + N_{叙实名词}”不易与施成角色共现,其施成角色不能被否定;“XP + 的 + N_{叙实名词}”结构一般不做“假造”义动词的宾语,也不容易受“虚假”义修饰语修饰。但是,带有主观性否定特征的词汇,比如“怀疑、所谓₂”,则可以取消叙实名词“真”的意义(即规定其定语小句为真)。

三、反叙实名词的“假”及其在句法上的强势表现

根据A—D四项句法测试,现代汉语中共有11个常用的反叙实名词:

谎言、谎话、谬论、谣言、假象、错觉、幻觉、幻景、前景、念头、幻想

本节关注反叙实名词的“假”义会为这类名词带来怎样的句法后果,同时探求这种“假”的意义是否可以被特定的句法操作所取消。

(一) 反叙实意义的渗透性

叙实名词在句法搭配上会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比如,很少与施成角色共现,并且不能对施成角色进行否定等。但是,反叙实名词在句法表现上则相当灵活。这些名词在 A—D 四种格式的测试中均可以推演其补足语小句的否定性命题。例如:

- (21) a. 犯罪分子编造_{ACE}了自己是大学生的谎言。→犯罪分子不是大学生。(A)
 b. 犯罪分子没有编造_{ACE}自己是大学生的谎言。→犯罪分子不是大学生。(B)
 c. 我相信_{HAN}了他是大学生的谎言。→他不是大学生。(C)
 d. 我没有相信_{HAN}他是大学生的谎言。→他不是大学生。(D)
- (22) a. 厂家通过广告制造出_{ACE}产品完美无缺的假象。(A)
 →产品不是完美无缺。
 b. 厂家没有通过广告制造出_{ACE}产品完美无缺的假象。(B)
 →产品不是完美无缺。
 c. 消费者相信_{HAN}了产品完美无缺的假象。(C)
 →产品不是完美无缺。
 d. 消费者没有相信_{HAN}产品完美无缺的假象。(D)
 →产品不是完美无缺。

表2以“谎言、假象、念头、幻想”四个词为例,统计了这些词语在真实文本中与其动词性物性角色的共现情况。

表2 “XP+的+反叙实名词”与其物性角色的共现频率

角色 词汇	施成角色	处置角色	行为角色/ 功用角色	共现动词举例(频率)
谎言	33% (33/100)	43% (43/100)	24% (24/100)	编造(11)、欺骗(9)、戳穿(8)
假象	65% (65/100)	11% (11/100)	24% (24/100)	制造(27)、造成(19)、迷惑(10)
念头	52% (52/100)	40% (40/100)	8% (8/100)	打消(17)、产生(11)、有(7)
幻想	14% (14/100)	57% (57/100)	29% (29/100)	破灭(9)、打破(9)、丢掉(6)
总计	41% (164/400)	37.75% (151/400)	21.25% (85/400)	

通过表2中的数据可见,反叙实名词在实际使用中可与多种物性角色灵活搭配。在与不同物性角色的动词进行搭配时,受到的限制较少。

处置角色动词的语义很容易改变名词的叙实功能。比如,叙实名词会受到主观否定动词“怀疑”的影响而削弱其叙实性。但是,反叙实名词的“假”却很难通过与动词组合而取消。比如,“证实”类动词可以表示名词的“内容为真”,它很难作为反叙实名词的处置角色出现;即使共现,也都不能取消掉反叙实名词对其补足语小句“假”的预设。例如:

(23)? 调查机构证实了该企业运营状况良好的谎言。→该企业运营状况不好。

而主观否定类动词“怀疑”也暗示补足语小句为假。例如:

(24)? 我非常怀疑这种药能够治愈癌症的谎言。→这种药不能够治愈癌症。

(25)? 媒体都很怀疑卡瓦罗辞职的谣言。→卡瓦罗没辞职。

在上文中可以看到,主观否定动词“怀疑”可以大大降低叙实名词的叙实意义;但是,这种否定意义对反叙实名词却不起作用,反叙实名词的补足语小句依然为假。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编造”类动词通常可以使名词的内容变为“假”。比如:“编造真相、编造消息”。但是,这些词却正好是反叙实名词的施成角色。编造类动词的“假”和反叙实名词的“假”义不仅没有互相抵消,相反它们还经常共现来突出这种“假”的意味。

由此可见,会对其他名词的叙实性功能产生影响的“证实”“怀疑”及“编造”义动词,都不能取消反叙实名词预设其补足语小句为假的反叙实功能。反过来说,反叙实名词的“假”义(预设定语小句为假),具有很大的语境免疫力。

(二) 修饰成分对反叙实名词的影响

上文我们看到了“虚假”义修饰语对叙实名词的影响,这类修饰语是否会影响反叙实动词“假”的意义呢?我们先来看这类名词能否受“虚假”义修饰语的修饰。例如:

(26) 虚假的谎言 虚构的假象 假的错觉 虚假的错觉 虚假的谣言

可见,部分反事实名词可以受虚假义定语修饰。那么,这种虚假义是否会影响反叙实名词的叙实性呢?来看下面的测试:

- (27) a. 消费者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广告中的产品都完美无缺的错觉。
 →广告中的产品不是完美无缺的。
 b. 消费者不会产生那种虚假的、广告中的产品都完美无缺的错觉。
 →广告中的产品不是完美无缺的。
- (28) a. 他听信了他家的房子马上要拆迁的那个虚假的谣言。
 →他家的房子不是马上要拆迁。
 b. 他没有听信他家的房子马上要拆迁的那个虚假的谣言。
 →他家的房子不是马上要拆迁。

根据例(27)、例(28), 虚假义的修饰语并不能改变反叙实名词的叙实性。另外, “真实”义的修饰语也很难影响反叙实名词。例如:

(29) 真谎言 实在的幻想 真实的错觉 真谣言 真谬论

例(29)中的反叙实名词虽然受到“真实”义修饰语的修饰, 但其内容义为“假”的语义仍然存在。“真实”义修饰语的加入, 反而“坐实”了其语义中的“假”。比如: “我宁愿听真谎言, 也不听假真相。”由此看来, 例(26)与例(29)中的定语是描写性的(类似于“狡猾的狐狸”一类结构中的定语), 而不是区别性的(如“大/小的狐狸”一类结构中的定语)。

同样, 反叙实名词虽然也可以被主观否定词“所谓₂”修饰, 比如“所谓的谎言(其实是真话)”, 但是, 当“所谓₂”修饰“XP + 的 + N_{反叙实名词}”时, “所谓₂”就很难取消掉“XP”为“假”的预设。例如:

(30) 所谓的公司一切运转良好的谎言

(31) 所谓的他家有要拆迁的谣言

例(30)和例(31)也同样提示 XP 小句为假。而且在句子中, “所谓₂”似乎并不是修饰中心语名词“谎言”和“谣言”的, 而是修饰 XP 小句。“所谓₂”先与“XP”组合, 否定 XP 的陈述意义, 然后再与反叙实名词结合, 共同把“假”的意义指派给 XP 小句所表达的命题。

可见, 反叙实名词的“假”的意义不会被其他句法成分所冲抵和取消, 反叙实名词对小句真值为假的控制更加严格。

四、叙实名词/反叙实名词句法差异的认知基础

通过对比叙实名词和反叙实名词的句法表现, 可以看到: 相对而言, 叙

实名词的意义中“真”的语义功能(预设其定语小句为真)极易变动,可以通过多种句法语义手段来取消;但“假”的语义功能(预设其定语小句为假)则非常“顽固”,多项对于叙实名词起作用的预设取消手段都无法在反叙实名词上起作用。而且,叙实名词的句法特点主要表现在“限制”和“排斥”上。比如,不和施成角色共现、不能否定施成角色等。反叙实名词的句法特点则“强势”得多,反叙实名词对定语小句为“假”的预设可以不受支配其语义的述语动词的影响,不论是“编造”“证实”或“怀疑”类容易影响宾语名词的语义实现的动词,名词的定语小句的“假”都不容改变。

叙实名词和反叙实名词在句法上表现出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差异,表面上可以归结于语言“规约性”的方面——叙实名词的搭配面更“窄”,反叙实名词的搭配面更“宽”。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同样具有预设定语小句真值的作用,为什么反叙实名词因为其“假”义就更加“灵活”和“稳固”?为什么叙实名词的“真”义就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还会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呢?这种“真”和“假”的不对称性是否可以在认知概念层面做出解释呢?

究其原因,这种“真”的变动性和“假”的稳固性,通常应该受制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认知模式。一般来说,人类判断为“真”的公理、定律,通常只是目前暂时没有被证伪罢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会不断地认识宇宙、认识自身,许多知识和定见都会发生变化。比如,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真”的东西(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万物之灵、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等等),在历史发展中可能会变为“假”。这种基本的认知模式同样反映到了作为概念化的现实及其结构方式的语言及其句法、语义组织中:语义为“真”的成分在句法中受限且意义易被消解;而“假”的事物/事件则是“被确定”“被证伪”的,因此其意义相对稳固,并在句法中保持强势,很难被取消。正如袁毓林(2014b)曾提出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疑善信恶”原则,这种“疑真信假”的特征在叙实名词和反叙实名词的对比中愈加明显。

五、结 论

叙实名词和反叙实名词在句法表现上呈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首先,叙实名词语义中的“真”义(预设其定语小句为真),使其排斥多种句法结构,